

掀起新疆盖头来



天山美景

新疆,人们印象中一个美丽而遥远的地方,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域。千百年来,来自各方的多彩文化沿着丝绸之路汇聚在这里,生长、交替、融合,之后又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博大丰厚的地理环境、斑驳多姿的文化传统、多样的生活方式、多元的民族和宗教,沉淀在这片古老的热土上,让我们从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交融点,去寻找一个客观、真实的新疆。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相当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五国面积的总和。新疆石油、天然气、煤炭蕴藏量均居全国首位。

新疆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周边与俄罗斯等八国接壤,是中国交界国家最多、边界线最长的省区。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

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新疆现有 47 个民族成分,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新疆现有 14 个地、州、市,89 个县(市),其中 33 个为边境县(市)。

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籍《穆天子传》里记载,早在周朝,浪漫而富有想象力的西周第六代君主周穆王曾驾车西巡昆仑,在“昆仑之丘”新疆天池会见西王母。这一旷世奇举虽略带有神话色彩,但它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原地区同新疆经济文化交流的关系。

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张骞西使加深了中国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征服西域创造了条件。公元前 60 年,西汉政权在乌垒(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自此西域正式列入汉朝版图。东汉时期,班超受命顺天山南麓西行收复失地。班超在西域各地人民帮助下南征北战,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后受封为西域都护“定远侯”。此后历代中央政府都在对西域行使主权。清乾隆二十年(1755 年),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叛乱后,将西域更名为“新疆”。

新疆这个名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1874 年,在东部沿海和西北边疆全面爆发危机的困境下,清政府内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当时的形势是: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清帝国,而在中亚得手的俄国,占伊犁,窥新疆。在英国的支持下,阿古柏入侵新疆,在喀什成立独立的汗国。焦头烂额的李鸿章等人建议放弃新疆,全力经营海上长城。64 岁的左宗棠愤而抗争。他说: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放弃新疆即放弃中国。新疆安定了,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光绪元年(1875 年),年事已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抬棺西征”,向列强展示必胜的决心。继 1878 年从阿古柏手中收复了新疆之后,1882 年沙俄侵略者也被迫归还了伊犁地区。于是,左宗棠力主在天山南北建省。他在给清朝皇帝的奏折中称新疆是“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于是

以新疆为省名就有了一层新的意义。即新疆自古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但因为是从阿古柏和沙俄手中收复的失地,故以新疆定为省名,有“故土新归”之意。从口头传统上已经成为特指西域地区“新疆”一词正式成为中国西域地区的专用名词,沿用至今。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设在乌鲁木齐(古准噶尔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

“疆”在字典里意指边界。“疆”虽是形声字,但却更像象形文字,紧扣在166万平方公里上,山脉、河流、森林与盆地在字里行间恰到好处的穿梭与生长。这样罕见的汉字书法笔顺与走向使得辽阔的西北疆域风雨如磐、地设天造。“疆”的左边,弓形曲折,故土新归,象征绵延漫长的5600多公里国境线。新疆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八国接壤,边境线漫长而曲折。“弓”字下面一个“土”字,是国土、领土,那一个小小的“土”字,则是告诉人们,新疆边境之外还有很多原属于中国的领土,在历史上被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被割让了出去。这些令中华民族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大都是晚清和俄国签订的。割让土地也让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发生变化。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伊犁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即人们常说的伊犁将军,总管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军政事务。第二年,在伊犁河北岸,今伊犁霍城县南兴建惠远城,乾隆皇帝亲自赐名“惠远”,取大清恩德惠及远方之意,作为将军驻地。从此伊犁成为了当时新疆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地理中心。在伊犁惠远城以北的大片领土丧失后,伊犁也就无法作为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了,被新的地理中心乌鲁木齐取代了。

毛泽东在给《新疆日报》题字时,没有写“疆”字左边的“弓”字和“土”字。看来他老人家对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是不愿意承认的。

“疆”的右边,犹如新疆版图的三条主要山脉和两个盆地。所谓“三山夹两盆”,由北向南,依次是阿尔泰山山脉、天山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天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让兄弟般的准噶尔盆地和

塔里木盆地,俯仰之间,世代遥望。从此,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形同秦岭对国家地理版图的划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水岭就此确定。在旅人眼中,南疆与北疆是截然不同的。北疆意味着高山和草原,意味着喀纳斯和那拉提草原;南疆则意味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一望无垠的茫茫戈壁;北疆意味着草原文化,南疆则意味着农业文明;北疆意味着哈萨克和卫拉特蒙古,南疆则意味着维吾尔和塔吉克;北疆意味着骏马和歌声,南疆则意味着木卡姆和舞蹈。这个特征,是否暗合了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南方和崇尚军事与政治的北方的中国地理概念,或者来自某种特殊意义的巧合与翻版,追溯着大漠荒原、戈壁流沙,由远而近地演绎着日月暗淡、刀光剑影的铁血历史。

六十载关怀暖天山



奎屯市街景

若将历史的镜头回放,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时,共和国领导人的目光就始终关注着祖国西部这片热土。当时虽未有“援疆”之说,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浩大的举全国之力的援疆壮举便始于那个特殊的年代。

1949年年底,中国版图上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两年后,毛泽东以富有感染力的语气告诉驻疆官兵:“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1950年3月,驻疆解放军发扬南泥湾精神,在天山南北掀起了大生产运动。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在野兽横行的雪山深谷,开荒造田,兴

修水利,植树铺路,盖房建场。

其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给新疆建设强力支持:一批批知识分子、大批复转军人源源不断地充实到新疆各行各业;抽调了新疆急需的专业人才充实高校和科研队伍;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充实新疆农业生产战线。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先后有湖南、四川等十几个省市的100多万青壮年告别家乡,投身新疆和兵团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与新疆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融为一体,为开发边疆、建设新疆、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作出了贡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牵挂新疆这片广袤大地。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对新疆的经济建设给予特别关注,指出“中央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1981年8月,邓小平考察新疆。他到牧民家中做客,留下与牧民孩子一起骑马的历史瞬间。邓小平强调: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两次来新疆考察,他戴着小花帽与各界代表联欢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江泽民对新疆稳定和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疆跨世纪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反复强调加快新疆经济发展,关键是要加快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进而变为经济优势的进程。

1996年,中央作出开展援疆工作的重大战略决策。1997年2月,江苏等8省市和中央及国家有关部委选派到新疆工作的首批200多名援疆干部陆续抵疆。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情牵天山南北,高度关注新疆的发展与稳定。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为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绘制了清晰的蓝图,是新疆和兵团各项建设事业的总纲,也是全国对口援疆工作的总纲。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加快新疆发展、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性,也对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吹响了全国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

进军号。

2014年5月28日至29日,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在本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持,把对口援疆工作打造成加强民族团结的工程。这无疑为建设新疆注入强大动力。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拉开了19个省市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的大幕。自此,气势如虹、波澜壮阔的援疆热潮涌动在新疆大地上,天山南北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

“交钥匙、交支票,交朋友、交真心”,对口援疆省市把援疆工作做成群众工作,一个个鲜活生动、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温暖着2300多万天山儿女的心海,汇聚起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力量!

60年来,天山牧草一茬接一茬地绿,援疆事业也是一代接一代地干。

从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到西部大开发,从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新机遇,新疆的安定发展始终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全国人民支援新疆建设也写下共和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截至2014年底,新一轮对口援疆中,19个对口援疆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实施援疆项目4139个,拨付援助资金470亿元,累计完工项目3700个,共选派6786名援疆干部进疆工作。新一轮援疆给新疆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

行走在新疆大地上,你会发现所有援疆设施中,最先进的一定是学校

和医院,最漂亮的一定是抗震安居房,建设最快的一定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

2010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19个援疆省市将95%的援疆资金用于县市以下基层,将73%的援疆资金安排用于2767个民生建设,仅2014年一年就实施了以保障改善民生为重点的1106个项目,开工率100%,资金到位100%。

行走在新疆大地上,你会发现各省市在援疆时不断出新招、出实招、出重招,各展所长、各显优势。

行走在新疆大地上,你会发现“人才援疆”正成为新一轮对口援疆的新特色,既请进来又走出去,大大开阔了干部视野、增强了队伍素质、提升了工作能力。

新一轮对口援疆中,19个援疆省市相关市(区)、县与82个受援县(市)建立了结对关系,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多层次对口援疆新格局已经形成,大大促进了新疆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交往,增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融洽。

支援新疆、发展新疆,不仅仅是提供资金、人才、管理、技术等外部动力,更重要的是培养新疆的内生动力,这个内生动力就是发挥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不等不靠、敢于担当的主体作用。

交流交往增进交融,援疆干部把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等引入受援地区,与当地干部互帮互助。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对口援疆省市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维、新模式、新方法、新经验带到了新疆,融入援疆实际。从“输血”到“造血”,从“支援”到“互利”,不仅“授人以鱼”,更是“授人以渔”。援疆带来的新发展、新变化,提振了新疆各族群众建设美好新疆的信心,激发出新疆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援疆成为各族群众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援疆曾经鼓舞一代人,也正在激励一代人;援疆正成为各民族群众不忘初心、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千古汉风万里情



《解忧公主》剧照

2016年春节,在第八批援疆工作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由徐州市和央视新影集团合拍的电视剧《解忧公主》在央视八套热播,从开播至今收获各路好评。作品讲述了从徐州走出的汉家公主——解忧公主在西域乌孙国传奇跌宕一生。作品展现“徐州女儿”解忧公主为国家和平、民族和谐奉献一生的巾帼形象。“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解忧公主》要表达和传递的正是这种认同。2000多年前,解忧公主胸怀大爱远嫁乌孙,为西域带来富庶的物质文明,更开创了西域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史诗般的一页;2000多年后,当对口援疆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作为新时期援疆人,更要用实际行动让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担任该剧监制人的徐州援疆工作组党委书记、组长杨明说。

历史上第一位徐州“援疆干部” ——大漠烽烟寻“解忧”

刘解忧为民族团结远嫁到乌孙国，也就是今天徐州对口支援奎屯市所在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万里之遥的伊犁哈萨克人说：“2000 多年前我们和徐州就是亲戚了！”

历史是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不仅需要铁血男儿喋血疆场，也需要红粉佳人在另一个战场上扭转局势，英雄的鲜血与美人的热泪，写成了千古青史。在汉廷对抗匈奴的历史中，大将卫青、霍去病，飞将军李广、程不识的故事至今广为传诵；信使张骞、苏武、班超的事迹令人赞叹不已。我们也应记住，在这段历史中也饱含女人的血泪，她们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今天我们怀着崇敬之情去“塞外江南”伊犁寻访“解忧”。

金秋十月，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旁，法桐知秋，叶落归根。4500 公里之外，汉家公主纪念馆内，海棠浆果红满枝头。

占地 7000 平方米的汉家公主纪念馆，坐落于伊宁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车水马龙的江苏路南侧，面朝东方，遥望故乡。汉阙、亭阁、长廊、雕塑，由徐州园林设计院规划设计的汉代风格建筑群落，记录着刘细君和刘解忧乌孙（今哈萨克族的先民）和亲的千古佳话。

2000 多年前，和亲乌孙国的江都公主刘细君英年早逝，楚王刘戊（狮子山楚王陵墓主）的孙女解忧公主由彭城（今徐州）远嫁乌孙国。乌孙昆弥（乌孙对其国君的称呼）军须靡在那拉提草原安排了盛大的迎娶仪式。解忧公主和亲乌孙后，成功落实了汉王朝的和亲战略意图，谱写了浩瀚历史长河之中的一段传奇。

解忧公主开明包容，心系天下——不畏大漠孤烟、戈壁飞沙，在西域生活了 50 多年，按照当地习俗先后嫁给军须靡、翁归靡和泥靡三任昆弥，完成了汉武帝“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战略，保障

了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立下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历史伟业。

解忧公主勇于担当,敢作敢为——无惧剑拔弩张、金戈铁马,曾与翁归靡一起上书汉廷求援,并组织5万乌孙精兵与汉朝五路大军东西夹击匈奴,使匈奴大败。翁归靡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得到过她的辅佐。

解忧公主胸怀大爱,有情有义——到乌孙国后,经常不辞辛劳视察民情、访贫问苦。每逢国中发生自然灾害,都毅然奔赴前线,赢得了西域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她深深眷恋故土,年逾七十之时上书陈述思乡之苦,要求返回故里。《汉书·西域传》记载:“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悯而迎之……”

一手缔造大汉王朝、成就汉文化的大人物刘邦,不会知道他的后辈中有解忧公主这样一位有情有义、敢作敢为、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而“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精神经过文化积淀、历史传承,已经渗透进徐州人的血液,根植于徐州人的基因。

如今,汉家公主纪念馆内陈列着解忧公主和冯夫人(冯嫫,解忧公主的侍女,曾作为使节出使西域各国,深得敬重和信任)塑像,飒爽英姿,栩栩如生;乌孙王迎娶大汉公主解忧的实景演出,每年六七月份都会在那拉提草原上演;以“解忧公主”命名、占地3万多亩的薰衣草园在伊犁霍城县建成;伊犁的哈萨克族老乡仍会亲切地称徐州人为“舅舅家的人”……

如今,以“解忧公主”名字命名的“解忧桥”横跨于徐州小南湖鸣鹤洲东;从积极支边到对口援建,已有60余万徐州人扎根天山南北……

这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怀念,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期待,共同的心声。骨肉亲情,穿越时空;血脉传承,汉风舞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彭城援疆不老情 ——扎根戈壁献终身

从雪域高原到苍茫大漠,从戈壁残垣到崇山峻岭间,活跃着徐州人的

身影。他们怀揣着彭城儿女的深情厚谊,不远万里把有情有义的徐州旗帜插在了祖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20 世纪 50 年代,老一代徐州人响应号召,支援新疆建设。八千彭城儿女扎根大漠戈壁,献完青春献子孙。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徐州籍创业者响应援疆号召,抢抓发展机遇,来到新疆,用他们的智慧与才能,建起一座座现代化工厂。

我们难以忘怀那些在新疆做出特殊贡献的人,那些在天山南北为徐州赢得荣誉的人,那些身份普通事迹却感动天地的人……我们筛选出几十年来沉淀在我们记忆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记录下徐州人在天山南北的点滴事迹,呈现徐州人在新疆的感人画面。

西部的“新沂市”

距离徐州对口援助的奎屯市西 10 公里塔城地区的乌苏市,号称西部的“新沂市”。很多在新疆的徐州老乡都这么说。到达乌苏市之后,才算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新沂方言畅通无阻

到达乌苏市后,就感受到新沂方言在此地的优越性:无论是坐公交还是买东西,直接说新沂话和当地人交流不会有任何障碍。即使使用新沂方言中的俚语,也毫不影响和当地人的交流。在大街上,也随处可以听到新沂方言。

在一家饭店门口,一个蒙古族妇女正在批评自己的儿子:“你个熊孩子,真意歪人,看你光个脊股骑车子,衣服刮海了,把锅屋的盐豆子送你朗家去。”很难相信这么地道的新沂乡音出自一个少数民族妇女之口。一问才知道她的老公是新沂“援二代”,她从小就和新沂孩子一起长大。

她说:“这儿新沂人多啦!大街上随便拉 5 个人,就有 2 个是新沂的。”她还说:这儿的哈萨克族妇女都会烙煎饼。

她透露一个“情报”:乌苏车排子乡、红星农场近一半都是新沂人。那儿的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说的汉语都带“新沂味儿”。上次有一个维吾

尔族青年到她的店里吃饭,说着一口新沂话,经打听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红星农场来的。

总也品不够的故乡味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哈图布呼镇最大的饭店有一道名菜:“小鱼辣子卷煎饼”。饭店的老板袁增山说,这道菜源于老家新沂的名吃“辣椒干焙鱼”。当年支边的徐州老乡,把煎饼的做法教会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兄弟。

1959年,为了响应中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一大批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奔赴新疆支边。袁增山就是其中一员,那一年,他刚满19岁。80年代,袁增山下海后,因为能吃苦、善经营,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如今,袁大爷在镇上最繁华的位置,买了一幢门面房,有三层楼高、1000多平方米,生活富足。

时光流逝,如今袁增山和老伴都已是七旬老人。因为割舍不下浓浓的乡愁,50多年来,他们每天必吃的,始终是小鱼辣子卷煎饼、盐豆黑咸菜。

袁增山说:每当吃起“辣子小鱼”这些家常菜,他就会想起骆马湖畔,想起魂牵梦绕的故乡。

新沂老乡随处可见

在乌苏市,记者曾看到过一份乌苏市的江苏籍干部名单,从政府到局办,从农场到乡镇,几乎各个部门都有新沂籍人。我们在街上用徐州话交流,走了500米,就有3位老乡主动上来打招呼。在乌苏走街串巷寻找在此生活、工作的徐州新沂人。他乡遇老乡的喜悦驱散了近40度的高温带来的烦躁,一天下来竟然遇到了60多位徐州老乡。

老乡们介绍了新沂人来新疆乌苏的两个高峰期。

第一个高峰期是1960年前后,那时候的骆马湖搬迁,来了3000多人。第二个高峰期是1995年前后,那时候来的新沂人大多是乘着西部大开发的列车来到这里“淘金”。而第二批来此的新沂人或多或少和第一批来此的新沂人有亲戚或者朋友的关系。

如此看来,在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一个县级市生活的新沂人差不多有5万人。尽管很多人的口音是新沂方言,很多“援二代”却没去过新沂,但是他们谁都没有忘记自己是新沂人。切切游子意,依依故乡情。在采访回去的路上,我们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边疆的茫茫的戈壁滩里,像袁增山这样的第一代支边人用乐观和坚韧,在这里坚守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奉献青春、有所作为,改变和影响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有情有义、诚实诚信、开放开明、创业创新,他们的人生历程恰恰印证了骨子里的徐州血脉。

戈壁滩上的“拉魂腔”

夕阳照在张云泽的脸上,这位75岁的老人抱起心爱的柳琴,在戈壁滩上忘情地弹奏。

柳琴经典曲目《紫竹调》的乡音,让张云泽陷入了回忆中。眼前的戈壁一望无际,背后的天山延绵不绝——这一如张云泽的思绪,剪不断,理不完。

张云泽清楚地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是1959年9月16日。那年他18岁,和妻子刚结婚不到半个月。如今他在天山脚下儿孙满堂,全家28口人。

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新疆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需要报名,需要政审,只有根正苗红的人才能来,和当兵一样严格!”张云泽说。

“天山南北好风光”、“天上白云飘,遍地是牛羊”、“那里西瓜大、哈密瓜甜、羊肉香”……新疆来徐州带支边青年的干部给当年的那些年轻人描绘了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场景。

到西部去!到新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纷纷报名。那年,新沂有816位年轻人通过政审,张云泽和新婚的妻子一起通过了政审。在鞭炮和锣鼓声中,他们戴着大红花离开了家乡。

“我们从乡里坐车来到县里,组织发了棉衣、棉被、帽子、背包,还有一

盒饼干。县里招待了一星期，敲锣打鼓，带着大红花把我们送上火车。”张云泽说，“我们坐的是双层的闷葫芦罐火车，7天6夜到了哈密。然后又坐了7天6夜的解放汽车，来到乌苏。”

到了乌苏后发现的景象完全不是新疆民歌里唱的那样“西瓜甜、羊肉香”。生存环境远比想象中艰苦。没有房子，大家住在一种叫“地窝子”的半地窖里：在地下挖个两三平方米的坑，上面盖上草，人住进去。地窝子通风采光都不好，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抵御风沙。

天黑以后是最难熬的，没有任何娱乐项目，四周不时传来几声狼嚎。张云泽说：“野猪喜欢吃玉米。玉米棒子长得高，野猪娃子个子矮吃不到棒子，大野猪就把玉米成垄的压倒，小野猪就在后面拱棒子。虽然小野猪吃不了多少，但是只要破坏就是一垄，看着就让人心疼。”

为了防野猪，这帮年轻人就拿着脸盆、铝锅蹲守在田头。听到野猪来了，大家一起“叮叮当当”地敲起来。然后看着野猪落荒而逃，大家才开心地回去睡觉。

张云泽和一起来的年轻人挖水渠、造农田，引来天山雪水开辟绿洲。他们展开了百人生产比武大会战。张云泽一天开挖26.7立方米的土方，在哈图布呼农场放了卫星！

“那时候咱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三个人用一天的时间挖倒一棵两人才能抱过来的大树！那时候是没有电锯的。”张云泽说：“组织把咱安排在这儿，咱不出力怎么行？再说，咱徐州人到什么地方瓢过？”那个时候张云泽就告诉自己：新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是值得自己奋斗一生也必须奋斗一生的地方。

为了那份乡愁，退休后张云泽托人到乌鲁木齐定做了一张柳琴。他像宝贝一样珍藏着，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弹一曲。

张云泽说：“徐州生养了我，新疆塔城培养了我。我在新疆考学，在新疆入党。如果今天再让我选择，我还会打着背包来到新疆，听维吾尔族兄弟弹热瓦普，唱拉魂腔给哈萨克族兄弟听，和蒙古族兄弟大碗喝酒……”

夕阳西下,远远望去,这位老人的白发镶上一层金边,乡曲《紫竹调》在戈壁滩上悠扬……

故乡装满我的行囊

从雄伟的帕米尔高原到广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地处国门的边境口岸到天山脚下的农牧团场,我们遇到了很多在新疆的徐州人,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初到新疆的年轻创业者,每一个生活在他乡的游子都会在心底郁积着或深或浅的故乡情结。

邵先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厅原党组书记。1945年,她出生在沛县一个农民家庭。14岁那年,她虚报了一岁过了年龄关,加入了“支边青年”的行列。

“可以说新疆在哪里,离我们老家有多远,新疆是个啥地方,我的脑子是空白的。”邵先华说。1959年,在气温零下四十多度的新疆哈密巴里坤大草原上,一个身材瘦弱,长着一副孩子面孔的姑娘,穿梭在众多成年人之中,开荒、浇水、挑土,一点都不示弱,这就是邵先华。

“当时也不示弱,反正你能干我也能干,多吃点苦就是了。”就这样,年仅14岁的邵先华就有了“铁姑娘”称号。在那个年代,她的名字就经常出现报刊、杂志上。1966年国庆节,邵先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从那以后,“铁姑娘”成了全新疆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一封封求爱信像雪片一样向邵先华飞来。

邵先华说:“到最后我没办法回信,就在报纸登了一篇公告,说我个人问题现在不考虑,或者说我已经有了主了,正在部队上服役。”

邵先华从基层一步步走来并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但不管在哪里,“铁姑娘”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儿,却始终未曾改变。

和邵先华一样,出生在邳州的新疆职工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纪祥斌也在新疆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1962年,印度挑起边界争端,在南京军区某部担任卫生员的纪祥斌被调至新疆,由于战事需要,他主动申请到前线

阵地去抢救伤员。11月28日,正在抢救伤员的纪祥斌,被飞来的弹片击中,立刻倒地。

纪祥斌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冲上去,又救下来1个,前面救了8个,后面救了14个,一共是22个人,救下来以后就昏过去了。

由于弹片卡在颅骨无法取出,纪祥斌的左眼视力接近失明。受伤后,纪祥斌被派到杭州医科大学学习。3年后,他放弃了留在内地的机会,再次回到了雪域高原,成为了一名马背上的医生。

在伸手就可以触摸到蓝天的阿里地区,纪祥斌历经了一次次生死考验,一个个病人在他的治疗下转危为安。退休后,纪祥斌还担任着乌鲁木齐徐州商会总顾问、邳州同乡会会长等职务,为了做好工作,老人依旧忙里忙外,东奔西走。老一代徐州支边人激情犹在,而数以万计的徐州商贾又踏着前辈的足迹一路西进。

新时期的徐州援疆之路

——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

李白在《朝发白帝城》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形容船行之速,千里江陵只要一天即可到达的喜悦。如今,从古彭大地到万里之遥的美丽新疆只需区区5个小时,万里征程一日还已不再是梦想!

2014年4月8日,在徐州第八批援疆工作组入疆后仅仅2个月,就开通了“徐州—乌鲁木齐”直航航线,也是江苏省第一个协调开通直航航线的援疆工作组。

“当年我进疆的时候,坐了一星期的绿皮车,如今5个小时就到了。2000多年前,我们彭城解忧公主为民族大义,历尽艰辛,风餐露宿,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架起了一座民族团结的友谊之桥,然而天堑般的旅途让这位侠肠义女忍受了50年的思乡之苦。如今,天堑变通途,真正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在首航班机上,一位声音洪亮、有些激动的中年人和人